

## 神交南迦巴瓦：周宁的北人作南人之旅

乐 钢

我知道周宁终于又去了一次藏区，是在读到《人间草木》之前两个月。在此两年前的二〇〇七年暑期，几个旧识约好去高原腹地的玉树，行前他却因故放弃。说起藏文明，我们总会扯到生死轮回。希望也能就那么睡上一觉，醒来后另是一片天地。那时他就透露，他要写本“小书”，写生命，会比较有意思。

两年后又见到周宁，他说到这本小书快出版了。又说，他这回到了雅鲁藏布江大峡谷，看到了南迦巴瓦峰。那天的天气难得的好，一共七座雪峰，都显光了雅江大峡谷终年云遮雾绕，除了在那里常来常往的人，能碰上神山显灵，只能说是造化。七座雪峰都见了，有幸目睹那般壮观与庄严，是大造化。大概是苍天对他完成《人间草木》的奖赏吧。

不久后读到《人间草木》时，脑子里就冒出南迦巴瓦峰。论宗教地位，此峰远不及冈仁波齐、阿尼玛卿、卡瓦格博等神山。我想，因其地理和气候原因，朝圣者难以转山，故在神山排行榜上靠后。论高度，排在前面的十四座山峰都在八千米以上，所以蹩脚的说法是，它是八千米以下的群峰之首。重要的是，它孤悬于喜马拉雅山脉的东端，自此向东再无七千米以上山峰。雅江大峡谷自身落差近两千米，峰顶与峡谷出口河面的高差在六千米之上。在低纬度存在如此巨大的高差，造就了独特的气候生态垂直分布景观。喜马拉雅山、念青唐古拉山和横断山脉间形成的这个藏东大地结，其造地造物之能量，唯有底下漂移的板块或冥冥间的天工神力才能指证。那些海拔八千米以上的雪峰，是人类文明奠基者和盗火者的肖像。喜马拉雅山一路绵延的高峰到了南迦巴瓦突然止步。东去一览横岭，渐次光秃猥琐；南下一落千里，直奔海拔零点。唯有脚下莽莽丛林，峡谷深不见底。探首一瞥，原初的生命却仍灿烂。

探究生命的人，舍此何求？

我想以南迦巴瓦峰做类比，在思想的版图上给《人间草木》和书中人物勘定界标。这些人物就处在人类历史的大拐角上。从政治上讲，中国被迫接受的一个历史转变，始于马礼逊牧师步入天国的前后，初步完成于弘一法师圆寂后不久。观念上的转型则更为惊心动魄，自此踏上了被韦伯称为“祛魅化”的不归之路。不过，面对生死大限，人人都是平等的。只是有些人的言行给我们留下了“灵魂转向”的记录，从而为罗兰·巴特称为“现代牧师”的人文学者提供了钩沉历史演义人生的材料。处于祛魅化末端的《人间草木》的作者，于人心日益不古时重写人心，在冰冷而圣洁的雪线之上聆听灵魂的颤栗，最终回归人间草木，以此完成了“再魅化”的一卷。

不知死焉知生？周宁的“路径选择”与儒家传统逆向而行。直面死亡而叩问人心，是为了化解恐惧而重新上路。在死神面前叩问人心，本属信仰问题被植入心智的理性分析。自克尔凯郭尔到雅思贝尔斯的德国“非理性主义”哲学，在作者的人物分析中，充满了理性的光芒。如何化解恐惧而重新上路，意志与行动又如何破除理性的围障，归依心灵？在梁济、王国维两位北旅的南人身后，我们瞥见了北人李叔同南行的突破。周宁早年向学从西学起步，后以心智为桥勾连东西方。在人生的旅途上，他走的是北人南旅的路线，在闽南与弘一法师心灵相通相守。这个东西南北的子午线，大致勾勒出本书思想张力与情感冲突的系谱。其间种种难以化解的纠结，指证了再魅化的艰难。

马礼逊与伯格里是周宁以前发表的学术著作中的重要人物，此番重登舞台多了些个性和人情。也许是笔端的惯性使然，作者以往对基督教入华传教史的意识形态分析，仍然主导了本节的书写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两位福音传播者的心灵探密。看来解构与建构实难两全。话又说回来，教士们“前现代”的精神世界，以理性的心智也的确难以深入。在受难-忏悔-救赎的超稳定意义世界中，